

卷四十七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四十七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明式

京都

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固

文選

文選

四十七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頌 贊

卷六十一

0123456789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揚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

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向曰王襄為益州刺史奏褒有逸才宣帝乃徵之既

至帝令作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負也荷

檀也彼服也純綿綿帛也言夷狄負檀服毛者難與論綿帛之麗密也應劭曰不知純綿之麗密也贊
羹藜含糗者不足與

論太牢之滋味

翰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言人食藜羹糗

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蓬茨草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

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

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

濟曰王襄奏

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抒情素王襄奏

微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抒申也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記曰翰侯曰公孫執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翰則為此頌之記也上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為謙辭此立文者也

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向曰恭敬惟思也言敬

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

之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

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服虔曰恭恭敬敬

也善曰漢官解故正月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全省而功

施普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

趨進舍退**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亦如

任賢人多於國則不費人多而**故工人之用鈍**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入苦骨反也**及至巧冶鑄干將之**

如淳曰矻矻徒作貌人

撲清水淬會其鋒越砥斂其鏑良曰巧治善

將也名撲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

中即也應劭曰傳善曰得一寶劍才如一甌風胡

治即也應劭曰傳善曰得一寶劍才如一甌風胡

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越春秋曰干將有驪冶願

請此二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有驪冶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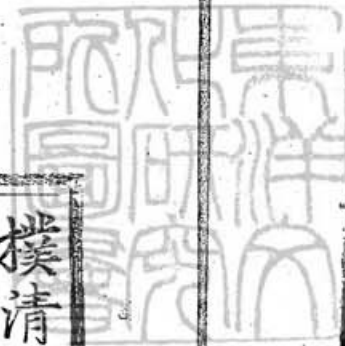
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蒼解

詰曰淬作刀鑿也淬子妹切鑿工鍊切說文

云野劍刃也晉灼曰砥水斂蛟龍陸剗章犀

革忽若鑿泥畫塗也銳曰剗也犀斂地名革皮

泥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若國用賢臣化



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

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翰曰離婁古之明目

之巧拙工之理且如上也長也更廣也溷亂也

言巧拙工之理且如上也長也更廣也溷亂也

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

賢之明效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

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

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

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

困切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

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馬向曰御駕也勞劣

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

行曾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

人理國則勞身亦危矣及至駕鬻膝驟乘去

旦王良執鞞霸韓哀附輿銑曰鬻膝乘也旦王

良韓哀古善御者也鞞也輿車也應劭曰

馬怒有餘氣常鬻膝而行也張晏曰鬻膝乘

無卹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

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縱馳驚忽如景靡

義或曰鞞音霸謂轡也音縱馳驚忽如景靡

良曰靡沒也言上良馬良御縱過都越國蹶

如歷塊國疾如行歷一疾也過都越國蹶

遺風翰曰遺風風皆謂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

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向曰八極八方

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故服

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孤貉之煖



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翰曰絺綌之甚也鬱燠熱也襲衣之涼不苦盛暑之悽愴寒之甚也夫眼葛衣之甚者蓋有具而

熱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善曰論

語曰當暑絺綌給孔安國曰絺賢人君子亦

聖王之所以易海內曰善本有也字易謂海內易理向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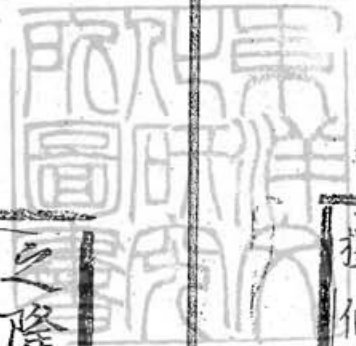
嘔吁喻俞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

俊也銑曰嘔俞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延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

迹仁惠之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

擇伯也索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



之隆禮賢曰周公能致太平之化

成盛業握投隆盛也善曰韓詩外傳曰成

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

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國空虛齊桓

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賢曰齊桓公好

必風與諸侯以燎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

室桓公設庭燎以為盟主善曰韓詩外傳曰

不於東野人為士之欲造見者桓公使職

以見也臣聞君以設庭燎以待士者桓公九

至夫士之所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

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相九者乎桓公九

善乃禮之菁月四之賢於相九者乎桓公九

其賜子曰管子曰桓公九合諸侯天下民到于今受

也力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人臣亦然銑曰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
 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善曰呂氏臣亦助
 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
 惘苦本誠則上不然其信善曰揆度惘至也
 誠信也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賢良曰
 不見信也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賢良曰
 效而為邪臣讒疾已遭斥逐又非其愆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審
 子飯牛離此患也濟曰伊尹未遇湯為桀庖
 具其膳太公未遇文王而困於屠牛鼓動其
 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以五投皮贖之



齊門飯牛以為相鬻賣也審藏未逢桓公而於
 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燎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
 孟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及其遇明
 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
 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去卑辱奧
 於六滌薛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脚而享膏梁
 向曰奧幽滌汗也蔬菜食也躄人之履也
 享食也膏肉也梁糲米也言賢人既遇聖主
 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去平生卑辱幽汗之
 事以升用於朝離去蔬食釋棄躄履而食滋
 味以衣朝服也張晏曰奧幽也滌狎也厚汗
 也如淳曰奧音郤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

屬瓚案禱以繩為履也善曰國語藥伯請
公族大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
肥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肥剖符錫壤而光
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說士者所以剖分也符
天子命而行之執一錫賜舉動也所言賢人能於契
後奉命而行之錫賜舉動也所言賢人能於契
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士有所資蓋而喜悅
考傳業子孫此則使資士有所資蓋而喜悅
勸其將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故善本無虎嘯而善本有風冽龍興而致
雲善本有氣字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
感雲而隨也列傳曰龍善曰周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善曰周易曰雲從龍
靈上通和氣感神二初相扶故能興雲虎相
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角動於巽林二穀相

感故能蟋蟀俟秋吟蟬浮蟬由出以陰蟋蟀曰

運風故能蟋蟀俟秋吟蟬浮蟬由出以陰蟋蟀曰
待明君而仕知明時而鳴見也陰以善曰易通卦
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也
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
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易曰飛龍在天利
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起治萬物而萬物利
見大人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
而見之大人則天子也善曰乾卦之辭也
龍以喻大人在位見之也王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天下萬物利見之也王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曰大人也王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王國良曰皇也善曰毛詩大雅文也
也願天皇多生賢人於邦願故世平主聖俊又
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王武王也

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

布列翰曰明也高書曰穆穆皆義也布列謂分也

乃位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號善本

鐘逢門子寧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良曰

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以相明上下不

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寧弓其

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

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逢門子善射者號鐘之

名鳥號各節奏聲之灼不常故曰遠鐘之

四鐘各號有節奏聲之灼不常故曰遠鐘之

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

高調號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鐘

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鐘為號不說鐘

以送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鐘為號不說鐘

善服射者以其道傳弄弄途蒙漢書曰黃

有楚孤父以其道傳弄弄途蒙漢書曰黃

帝鼎成龍迎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

故名其弓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

曰鳥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待也上下俱欲歡然

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也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銑曰言君臣道合如

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貌沛

吹水鰐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

毛鴻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胡也皆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

必臻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

歸我君德以貢獻士物而萬善必至也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

聽已聰翰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恩從徧畫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

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

得則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翔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求充於天下人乃得優游

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善曰為君之道與

是望得也史記周泄公曰樂優游三年貴

塞尚書大傳曰周泄公作樂優游三年貴導游

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銑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

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

下正也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

而道德之篤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

拱永永萬年濟曰雍容閑和貌言天子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洽祿

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善曰何必偃仰屈申善

信字詁若彭祖噉呼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

俗離世哉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何必謝於彭祖

離於人世哉喬松千年之仙而已眇然絕於俗

祖噉壽考者之故納新熊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

笙道人浮丘公接以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

神農時兩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

也向曰濟濟盛貌多士眾賢也寧安也言此

趙充國頌一首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

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

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銑曰趙充國為將屢有大功
畫形於未央宮成帝時以西
國乃召雄為充國圖畫之頌充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
有諸羌而猖狂背叛侵於西疆
先零大其德奄
零羌名也
善曰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
零羌別號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協韻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
充國為後將軍故曰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
六軍也震懼也言羌人懼之
進厥虎臣震懼也言羌人懼之
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
毛詩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既臨其域喻以威德天子威德以入之域宣喻



其降也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
欲以威信招降罕罕乃上疏曰因田致殺威
德兼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宣帝請擊罕罕開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
之使降賢謂充國曰諭其使降不勝之充國
云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應劭曰酒
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也田之便不擊之
論語識曰重耳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向曰辛
反請伐德矜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向曰辛
震其兵眾以擊之奮震旅眾也罕羌名章昭
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善曰武賢

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之解陽
之水應劭曰宣帝使充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良曰充國封營平侯也守節謂守忠勇也屢
奏封章謂頻進表言勝捷之事也善曰漢
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
言也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料敵制勝威

謀靡亢音剛濟曰料計靡無元非也言計

非當也景陽雜詩制勝遂克西戎還師于京翰

已見張善曰漢書曰充國奏言允斬首七

千六勝也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

旅而還振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向曰鬼方謂

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也善曰毛詩曰

內異于中國單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

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王統曰宣謂周宣

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小雅云方叔其止

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善曰江

命召虎王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桓桓亦

紹厥緒善本作後字良曰時漢室稍至

主武充國亦可以紹周宣比德殷宗周宣

日武王赴武夫公侯干城尚書

出師頌一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

安帝立騰為虎賈中郎將封上蔡侯

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騰將封上蔡侯

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騰西屯漢陽征

西校尉任高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

將迎拜賜為大將軍既至

大會群臣賜以東帛乘馬

史孝山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

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騰出

征西羗之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騰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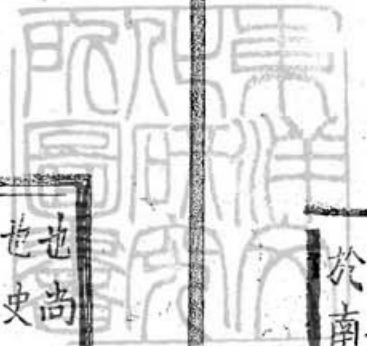
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

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并序計莽
 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並序計莽
 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
 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
 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
 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
 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
 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
 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
 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
 也騰則鄧后之元舅鄧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大貌祚福也
 兆基開業
 人神攸讚也彼所始五曜宵映素靈夜歎
 有皇運來投萬寶增煥二句濟曰五曜五
 星也宵夜也漢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
 初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於驪山夜行澤中
 遇一大蛇於路拔劍斬之後人至蛇所者見

有一老嫗哭之入問其故嫗曰吾子白帝赤
 也化高祖也故曰素靈夜歎則哭也赤
 帝則高祖也故曰素靈夜歎則哭也赤
 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
 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澤中其下以義取天下
 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一大蛇當徑拔劍斬
 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夜哭人問
 子斬之歷紀十二天命中易帝九十二帝為至平
 之也
 莽篡位故曰天命中易善曰漢書曰漢起
 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西零不順東夷違逆也
 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謂天子授與之也
 戰兵器也善曰子虛桓桓上將寔天所啓
 賦曰建干將之雄戟桓桓上將寔天所啓
 忠勇也桓桓善曰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

賜畢萬魏卜偃曰以允文允武明詩悅禮良
是始賞天啓之偃矣
允信也善曰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憲
祖左氏傳趙衰曰邠穀悅禮樂而敦詩書憲
章百揆為世作楷禮記曰揆度措則也善曰
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昔在盟津惟師尚父
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
尚父太公也紂次盟津太公爲師盟津河也
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時惟鷹揚諒彼武王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翰曰素旄旗類善曰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
軍天下以定善曰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
尚書曰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變楚便利下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
於南楚也言王風廣也善曰蒼生猶黔首
南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



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
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
之詩而天下治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
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
故天下治也夫故身死國亡者薄伐獫狁至
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者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向於邊岫已太原地名善曰毛詩
小雅逐出之鄭玄曰薄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
伐言逐出之鄭玄曰薄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
我將軍窮城善本作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斲
寒澤霑遐荒功銘鼎鉉音玄協韻詩人尚以
爲艱難而况乎鄧騭至遠邊鼓旗不捨宣帝
澤霑遠荒而功銘於鼎鉉鼎扛也乃著述人
通言之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
譏其先祖之德義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
成其各焉周德我出我師于彼西疆謂鄧騭出
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謂鄧騭出

善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戎也天子餞
 善曰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餞送
 也伯長也鄭騰安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車
 曰至渭陽何以贈之
 善曰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也
 善曰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至介珪既削列壤
 於渭陽何以贈之
 酬勲言將介珪為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也
 功也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上郡
 啓開也尚書曰建邦啓土也
 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也
 問稱其善故曰令問也
 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

伯倫曰臧榮緒晉書云劉伶字

志氣放曠以自隨使入荷鍾從之云死
 攜酒以自隨使入荷鍾從之云死
 便埋我故著此須酒德之美也
 仕為建威將軍伯倫善曰臧榮緒晉
 書曰劉伶字伯倫善曰臧榮緒晉
 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
 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向辭也假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

須臾日月為高牖八荒為庭衢鉞曰言志廣

少開闢已來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行無轍跡

居無室廬翰曰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

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幕天
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周所自置幕天
席地縱意所如往也如止則操卮執觚姑動

則挈榼提壺濟曰操挈善日說文曰榼酒器也
也苦唯酒是務焉知其餘翰曰專於飲酒有

貴介公子播紳處士向曰亦大有德之稱紳服飾
曰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

因難措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聞
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

吾風聲議其所以公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
聲議失也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良曰此

士怒先生好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
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

瞋目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濟曰該禮經法制

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起而若起若起
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善曰先生

於是方捧鬯承糟善本銜盃漱醪翰曰先

劉庶孟于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

髯其踞擲枕麴藉糟錡曰奮動髯鬚也

藉鋪也言動髯展足倚擲而坐也

以爲俗耶又曰尉佗難結其踞無思無慮其

樂陶陶兀然而醉怳善本爾而醒靜聽不

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善本泰山之形不覺

寒暑之切騰嗜善本欲之感情向曰陶陶

肌利字欲之感情和樂貌

善曰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
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毛詩曰君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
子陶陶曰君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
有萍善曰廣雅曰擾擾亂也馬如猶何如也
二豪侍側焉如螺贏果之與螟蛉
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贏螟蛉微小蟲也言
此二人待我之側何如此蟲言見之微小也
馬何也善曰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已而化
類螺贏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贏
祝曰類我久則肖之矣速我二三子之化神
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育類
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而養之幽而養之祝
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我二三子
受學神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鄒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
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
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
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
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
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
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
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陰懿侯
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

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
 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
 太傅穆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
 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
 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
 安社稷者也頌曰

茫茫宇宙上參楚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

九服徘徊三靈改卜翰曰茫茫廣遠兒參垢

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

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

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

之君也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

上參下黷言亂常也參不清澄之貌也國語

觀射文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

也波振塵飛以喻亂也周書曰乃辯九服之

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

靈之端交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始載運也

錯同尚書曰沉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陽里人

善曰尚書曰沉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陽里人

故云其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識如預飛

名在其中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

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慶雲應耀皇階授

木銑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古

羽將授天命亦然也善曰漢書范增謂項

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

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

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

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



運為周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濟曰龍興言
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如龍飛於天
得高也虎嘯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
風生也泗濱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
龍興漢書曰高祖邑也善曰尚書序曰漢
豐邑高祖所居邑也善曰尚書序曰漢
龍興漢書曰高祖邑也善曰尚書序曰漢
彌而谷風至漢書形雲書聚素靈夜哭良
曰高祖居沛豐書形雲書聚素靈夜哭良
紫謂夜有老嫗哭所殺白地與前文並同
靈謂夜有老嫗哭所殺白地與前文並同
善曰漢書曰高祖問呂后曰山澤間呂后有
常得之高祖恠問呂后曰山澤間呂后有
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形丹金精仍顏朱光
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丹金精仍顏朱光
以渥曰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
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
金以爲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
明謂漢也殺之者萬邦宅心駿入善本作效

足 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
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如駿馬足以效其用

也 善曰尚書曰宅心不常一曰俊民用康
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駭不常一曰俊民用康

足 堂 堂 蕭公王跡是因 向曰此蕭何也堂
是 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言高祖因之而

並 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通稱言善曰蕭何
並 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通稱言善曰蕭何

仁 矣 網 綵 敷 后 無 競 惟 人 獻 聖 曰 網 繆 親 密 貌
則 高 祖 也 謂 留 思 也 言 其 無 侵 競 於 人 能 安 而
悅 之 也 謂 留 思 也 言 其 無 侵 競 於 人 能 安 而

四 方 其 外 濟 六 師 內 撫 三 秦 也 濟 曰 六 師 六 軍
訓 之 聚 糧 以 給 關 外 軍 也 內 則 撫 安 百 姓 也

高 祖 封 秦 三 將 為 王 秦 中 故 謂 之 三 秦 也
善 曰 漢 書 何 常 與 諸 侯 擊 楚 何 守 關 中 漢

王 數 失 軍 何 常 與 諸 侯 擊 楚 何 守 關 中 漢
邯 鄲 王 司 馬 欣 為 塞 王 董 翳 拔 奇 夷 難 邁

德振民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遂平邁平天下行也

反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

德周易曰君姓尚書曰谷蘇德種

穆下親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

法也善曰周禮曰推王建國體國經野

則下穆刑約名蓋羣后是謂宗臣

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平陽樂道

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

在變則通曰樂道此謂曹參也

易曰易論語曰貧而樂周爰淵爰嘿有此武功



有此文王受命長驅河朔電擊壤東

入破雷電軍之威以擊秦將章邯於好時取壤鄉

三秦軍鉅鹿參擊之王離軍成壤東南大破之

大舉雷擊曰長驅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陰謂韓信也參功次蕭何之下也善曰漢書

將魏王豹反參以假韓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

千秋信擊龍且大破之又從韓信破之又從

通幽洞冥所向曰此謂張良也

自石公也善曰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

選四十一

又曰張良從容拔游下邳圯上者師老永言配
 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命因心則靈出則如神靈無不中
 福又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景
 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良曰言其觀察事
 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
 萬物亦莫能逃形也善曰周易曰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震卿斷事
 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則深揣情斷事
 是闢鴻門是寧祖欲以二萬人擊曉下秦軍
 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秦將好利可令持
 重寶啗之秦軍果欲連和高祖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叛也士卒恐不從不如因擊之
 遂大破秦軍入至咸陽此謂武關是闢關也
 也項羽善伯乃鴻門欲背約擊高祖良與羽叔父
 項伯善伯乃鴻門欲背約擊高祖良與羽叔父



祖遂令伯具言於羽高祖不取背項王羽意
 乃解良之力也寧安也善曰漢書曰漢王
 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
 動以利今持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沛
 公欲聽之良曰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
 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
 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
 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然後
 解周易曰與人謀難榮陽即謀下邑向曰
 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榮陽即謀下邑向曰
 封六國良隨後難之下文備矣高祖兵敗還
 至下邑高相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者
 良謀曰是地名善曰越可以破楚必矣榮陽
 下邑並是地名善曰越可以破楚必矣榮陽
 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
 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曰吾欲捐關以
 事當一及梁地此兩人捐之急使韓信可屬大
 印基廢推齊勸立於榮陽項羽數侵奪漢軍
 於榮陽項羽數侵奪漢軍

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遂用其計急令銷印
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嚴遂於高祖欲假封
印恭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請立
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平俱說高祖請立
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
善曰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
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
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
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趨銷印後韓信
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銷印致越信
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漢王因封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固陵地名高祖追項羽戰不利壁固陵諸侯
期不至良說高祖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
東襲項羽破之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
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董
騫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五人名得一信集至
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

也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諸
越期善擊楚至固陵不與漢王謂張良曰諸
以不發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止至穀城
破會於楚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歸于
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
兄弟天下從風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
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
梁從風霸楚寔喪皇漢凱入良曰霸楚謂項
而動皇大也凱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實也
漢勝而大其國也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
愷怡顏高覽弭善本作翼鳳戢託跡黃老辭
樂怡顏高覽弭善本作翼鳳戢託跡黃老辭
世却粒戰藏也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
歸靜理如鳳之止謂羽翼不見也善曰時託跡黃
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善曰史記黃
游耳願棄入問事導引輕身子曲區逆遇宏達好

謀能深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論語子曰好善

謀而游精香漠神跡是尋道術玄理也重玄

匪奧九地匪沈言濟曰重玄天也匪非奧深也

非為深沈九地善曰重玄天也伐謀先兆濟

響于音始事九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

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

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兆與高祖亦如之也

為音然兆為災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

未聞其聲者出而響奇謀六奮嘉聲慮善本調聲也

向曰轉自定天下四方也善曰漢書曰陳平

九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

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陳平六出奇策四

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韓

信破齊信欲立為齊王使請於高祖

怒平乃躡高祖足遂疑范增是其離懷也

離間項羽君臣范增病去楚而楚羽翼實

銳曰格至也謂范增病去楚而楚羽翼實

已摧折善曰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

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

厚遇齊使音義曰謂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

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

其君屬不數人大王指數萬金行反間

書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韓王寤執胡馬



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圍善曰漢書曰人

胡馬即匈奴也通也

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偽游
 雲夢信屠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
 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曰窘困也漢書
 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傳曰窘困也漢書
 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高祖出迎文以謀
 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用迎文以謀
 送善本作高以哀良曰呂太后崩諸呂為亂
 哭字高以哀平誅之謀迎代王代王立
 是為文帝也高祖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
 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
 諸帝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又曰灼灼淮陰靈武
 高帝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又曰灼灼淮陰靈武
 冠世冠翰曰此為韓信也灼灼淮陰靈武
 方思入神契也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
 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奮臂雲興騰
 季成碑曰明略無洞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
 跡虎噬雲起猛烈若虎之噬籛齧也陵善本

字險必夷摧堅

善本作剛字

則脆

濟曰言其雖陵敵險難必以平

也摧敗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攻亂則脆善曰肇謀
 呂氏春秋曰九兵之用也攻亂則脆善曰肇謀
 漢濱還定渭表高祖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羽封

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
 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
 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還定秦地渭水
 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善曰漢書蕭

軍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
 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
 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京索各既扼引師北

計與高祖會於滎陽破楚軍於京索復發兵
 計與高祖會於滎陽破楚軍於京索復發兵
 索二水名扼謂扼楚軍也北討謂伐魏也
 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

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濟
 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濟

河夷魏登山滅趙

進擊趙選二千人人人持赤幟登山望趙軍戒

赤幟於是果如其言趙軍見其壁皆漢擊魏乃

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蓋為疑兵陳船發

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入

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人

後趙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壁皆漢旗

驚遂亂走禽趙王歇之大威亮火烈善本作勢

踰風掃烈破敵之勢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為善

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

兵之奪心也此用拾代如遺偃齊猶草齊破代

拾遺於地如草偃於風也善曰漢書曰

信進擊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

曰音焉預色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

擊齊信引兵東逐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淄

楚如拾遺論語曰梅福上之風必偃取二州肅

清四邦咸舉良曰魏趙代皆冀州分齊青州

肅清四邦善曰則此撥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

齊代屬青州也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向也信

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

可也遂表東海謂立為齊王也東海齊地也

表循立也善曰漢書曰信平齊使人言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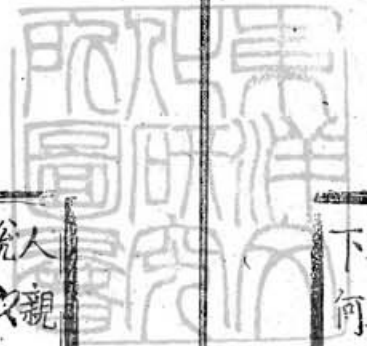
漢王齊不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



龍且項羽將也信既勝滅之於是盡取其衆
 爰於也旅衆也善曰漢書曰齊王走高密
 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
 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
 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夾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劉項懸命人謀是與
 殺龍且楚卒皆降焉

念功推 惟善本作 **德辭通絕楚** 下銳曰 **蒯** 通乃知天

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是下為漢則
 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
 蒯通說信反漢為楚不過三分天下信曰我
 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授我幸
 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
 推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楚王之望已之
 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
 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之時兩主懸命
 文漢書曰項王使肝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
 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



人親信我背之不祥蒯通自知天下權在信深
 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
 齊遂不聽尚書**彭越** 觀時韜善本作 **跡匿光**

人具爾瞻 翼爾鷹揚 齊曰韜藏匿也陳涉

相立叛養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闔且待之
 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
 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
 揚言其勇之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強與韜古字通
 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
 父時維**威陵** 善本作 **楚域質委漢王** 良曰

王靖難 河濟即宮舊梁 翰曰即就宮居也項

也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
 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善曰漢書曰漢使
 入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
 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下城

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
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良時素聞其賢高祖
善

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士也罔
公子母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時聲又魏士也罔
極自貽從善本伊媿善交不從心也罔無極窮也
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
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
媿也貽遺伊其也善曰漢書曰張耳陳餘
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
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其後耳得出鉅鹿
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
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怡其三其
舊恩仰察五緯王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
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
井素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五星聚東井東

耳曰漢王與我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
楚耳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
五緯順軌四時和栗曰脫跡違難披榛來洎
改策西秦報厚比翼課與陳餘戰敗歸漢也
之策來至秦中至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為
改策也趙與韓信分野故趙斬陳餘於泜水上是報
辱也趙與韓信分野故趙斬陳餘於泜水上是報
漢定三秦方圍章邯趙兵耳謂漢王又曰漢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絲水水上追
殺趙王歇於淖葉更耀枯條以隸濟曰謂耳
襄國低音祇淖葉更耀枯條以隸濟曰謂耳
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善曰以耀光
而復生也木斬而復生曰隸也王信韓孽宅
為喻也漢書曰斬而復生曰隸也王信韓孽宅
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隸也王信韓孽宅

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信也故韓襄王
王信韓孽宅

孽孫也宅居也太原郡為韓國以信壯
 武之使都晉陽也圖謀越於也漢立信為韓王
 曰信使都晉陽也圖謀越於也漢立信為韓王
 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以信壯
 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盧縮
 自微婉變我皇相愛及貴縮出帝卧生微時
 變相親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
 與縮壯親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
 婉變董公跨功踰德祚爾輝章過祚福爾度踰
 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過祚福爾度踰
 也言其功則所封土爵已過其德蓋上心所
 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王善曰漢書曰羣臣
 乃立縮為燕王章印章也上人之貪禍寧為
 亂亡濟曰言人之貪禍乃為亂已之道謂縮
 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善曰漢書曰高祖崩
 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故

欲其亂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反呼玄功微勢弱
 亡也

世載忠賢梅銷曰初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其將
 死高祖以銷功故徙芮為長沙王故云祚由

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
 梅銷與偕攻析郟上以銷有功武關故德芮

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切肅肅荆
 王忠其着之甲令喜義曰鄴持益切肅肅荆

王董我王作善本軍翰曰此謂劉賈也肅肅嚴
 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我圖四方殷薦

其勲尚書傳曰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
 司馬周殷周項籍至固陵賈使人問招楚大

殷反楚佐賈庸親祚善本作勞舊楚是分往
 踐厥宇大啓淮濱祖銑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

踐厥宇大啓淮濱祖銑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
 祖銑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

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為荆國也
濟曰祗其宇居也言往踐其荆國之居也啓
開也淮水名在荆地潰水濱也善曰漢書
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
詔立賈為荆王淮
東毛詩曰鋪我淮
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良曰
王陵也達親謂辭親事漢悠悠遠思貌依
猶勤勤也哲智也伏劍自殺也求長也言陵
去項羽歸漢羽乃取陵母置軍中陵使到
則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謂使
者曰為我語陵善事漢王無以我而此則恐
以死送使者遂對使者伏劍而死也此則恐
其子事主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
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發以招陵母
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
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者

淑人君子寔善本字作邦之基翰曰淑美寔實

末命是期將向色憤發於善本字作辭主亡與亡

辭也言其一心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

善也守其遺命不封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台

侯質木多略寡言此善曰漢書曰周勃寡

輔曰人木強厚論語摘曾是忠勇惟帝攸歎

平聲 濟曰曾則彼所也高相每所數曰劉
為入有智勇安劉氏者必勃也善曰漢書
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高相 雲驚靈丘景逸上蘭

平代禽豨奄有燕韓良曰驚馳逸疾也雲馳

速也靈丘上蘭地名也代燕韓皆國名豨謂

陳豨也勃禽殺陳豨於靈丘破燕王盧縮軍

於上蘭轉擊韓王信攻得雲中定鴈門此皆

代地故曰平代也雲驚靈丘則禽豨是也景

逸上蘭與有燕同平代則與有韓不異也並

述三事而分為六是作者之詞重也 準曰

漢書九縣燕王盧縮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

代郡九縣燕王盧縮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

谷右遠東平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

帝太原勃以權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呂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郡也勃既誅諸呂乃迎代王而立之寔為文

帝也勃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呂產乘權欲危

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危

宣子曰夫剋亂在權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

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

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閭

闔兮坐實惟太尉劉宗以安勃為太尉也劉

紫宮坐實惟太尉劉宗以安勃為太尉也劉

宗漢也尉善曰漢書曰惠帝以挾功震主自

勃為太尉安劉氏已見上文 挾功震主自

古所難震動曰挾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

書蒯通說韓信曰主自古所難為也社稷之

功略震主者身危勲曜上代身終下藩勲曰

也言藩即所封綵是也下藩而薨也諸侯之

相國乃免丞相就國薨 舞陽道迎延帝幽

藪祖立為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迎高

帝

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善曰漢書曰陳勝
初起蕭何曹參使譽求迎高祖立為沛公范
曄後漢書順帝詔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摠干

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請項掩淚寤善本作主
善謀則高祖執也干楯也言其非獨有武亦有

范增欲謀殺高祖也曾聞之事急執楯突入羽
營是謂摠干鴻門也高祖病惡見人卧禁中

詔門者無令羣臣入莫敢入者十餘日曾乃
排闥直入見高祖是謂披闥帝宇也披則排

也闥謂門也向曰聳顏謂勇壯入之色奮既
軍於霸上以待大王解心疑大王也故云與

沛公項羽曰始陛下與臣定天下病甚大臣震
恐不與臣等計事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帝震

善曰笑而起故云掩淚寤主也寤謂覺其事也
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

以天下解心疾大詔戶者無得入然高祖病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然高祖病

下直入流涕也今天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
而尚書帝曰余發宣力禮記子曰撥干而

敬悟主忠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
信自著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

王于征銑曰此謂鄰商也兄謂食其言其因
高以數千眾屬高祖畧地故云俾率爾徒從

王于征也俾使爾畧地故云善曰漢書曰

鄴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畧地

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

無以振威龍脫蛻善本作攄武墉庸善本作城六

加無以振威龍脫蛻善本作攄武墉庸善本作城六

加無以振威龍脫蛻善本作攄武墉庸善本作城六

加無以振威龍脫蛻善本作攄武墉庸善本作城六

加無以振威龍脫蛻善本作攄武墉庸善本作城六

加無以振威龍脫蛻善本作攄武墉庸善本作城六

加無以振威龍脫蛻善本作攄武墉庸善本作城六

加無以振威龍脫蛻善本作攄武墉庸善本作城六

師寔因克荼禽踪濟曰龍脫地名肅城垣牆

龍脫破之是謂振威又擊布攻其前垣破

滅荼黥布也善曰漢書曰燕王荼反商

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蛇破荼軍音義或曰龍

脫地名也漢書曰商又從擊荼布兩陳以破

地名也曰猗與汝陰綽綽有裕良曰此謂夏侯

裕言其才器寬也善曰毛詩曰猗戎軒肇

跡荷策來附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嘗

奉車謂附高祖也負策謂負鞭策以上奉事也

沛公以嬰為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

平城有謀殆壞也擇捨也京師人謂抱小兒

為撫極皇儲太子也則孝惠帝也特是又安

也平城地名嬰從高祖擊項羽漢軍不利馳

去高祖怒嬰棄之不捨故云太子是安向

行高祖得脫於平城嬰請徐行弩皆持滿外

高祖乃得脫是謂平城有謀也善曰漢書

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

載之漢王急馬罷數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

而擁樹晉灼曰今京師開一高帝出欲樹漢

書口平城之難冒頰乃開一角高帝出欲樹漢

滿外鄉卒以得脫持穎陰銳敏屢為軍鋒奮

戈東城禽項定功良曰此謂漢嬰也銳精敏

-5 205 35 845" data-label="Text">

日項羽敗於垓下嬰追城地至東城共禽而

之乃封侯定功也東城地名善曰漢書曰

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乘風籍響高步長

至東城破之將卒斬籍乘風籍響高步長

工收吳引淮光啓于東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吳郡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

光天啓開也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

因淮也左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

淡陽陵之勲元帥是承功也此謂傳寬也

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遂封勲

爵善曰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

軍屬丞相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

參殘博相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

亂作懲定向江陵也謂斬歙也從高祖擊項羽別

敵克之易也銑曰夷平殄盡俾使懲止也

言平定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

善曰漢書曰斬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

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江陵身得江陵王致

荆楚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宮

是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宮

作守名都東規善本字白馬北距飛狐即倉

名都東規善本字白馬北距飛狐即倉

向曰名都謂榮陽也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

是也口捷救度之三塗山名規守即詭也飛狐塞

孤之口捷救度之三塗山名規守即詭也飛狐塞

曰漢書曰鞏雒以距楚鄴食其曰願足下急進

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鄴食其曰願足下急進

教度據險三塗也

此謂鄴食其也

圖謀也

恢恢也

廣野也

誕節也

令圖也

進謁也

嘉謀也

退宮也

吳郡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

光天啓開也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

因淮也左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

淡陽陵之勲元帥是承功也此謂傳寬也

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遂封勲

爵善曰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

軍屬丞相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

參殘博相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

亂作懲定向江陵也謂斬歙也從高祖擊項羽別

敵克之易也銑曰夷平殄盡俾使懲止也

言平定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

善曰漢書曰斬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

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江陵身得江陵王致

荆楚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宮

是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宮

作守名都東規善本字白馬北距飛狐即倉

名都東規善本字白馬北距飛狐即倉

向曰名都謂榮陽也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

是也口捷救度之三塗山名規守即詭也飛狐塞

孤之口捷救度之三塗山名規守即詭也飛狐塞

曰漢書曰鞏雒以距楚鄴食其曰願足下急進

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鄴食其曰願足下急進

韓信聞食其至齊齊王乃聽食其言不為戰備

齊齊王以為食其款之乃烹之雖身死于齊

非說辭不善之罪也善曰漢書曰燕趙已

定唯齊未下使使食其款之乃烹之雖身死于齊

為然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田廣以

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我皇寔念言

至以食其賁已乃烹食其功封子齊為高梁

祚爾孤也言我皇謂高祖也寔實祚福爾汝

祖舉功蓋福及其孤也善曰漢書曰高建信

委輅被褐獻寶輅曰此謂妻敬也委棄也

可謂大寶也善曰漢書妻敬脫輅令都長安

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

將上召見於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

定都豐鎬向曰敬說高祖云周以積德於天

於周臣竊以為不當矣此則指明其事銓擇

其道也高祖乃用敬策幸長安是謂移帝伊

洛定都豐鎬也善曰伊洛東都二水名豐鎬西

二水名也善曰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

天下與周異而都維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

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

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柔遠鎮通寔敬攸考

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通寔敬攸考

濟曰安鎮遠近實敬之所考也善曰毛

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銓曰此謂陸賈也抑

也貫通也善曰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
為南越王賈率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
約歸報高帝大悅附會平勃夷凶翦亂平謂
爾雅曰訪謀也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
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問矣夷平翦伐也
謂與陳周誅呂氏也善曰漢書曰諸呂欲
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誼平曰天下安注意於
相危注意於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為
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
絳侯壽六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所謂伊人
謀蓋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邦家之彥美也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
馬道遙又曰彼其之子邦之彥考班固
漢書王遵貧曰遵實赴邦之彥
之極舊章靡存百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
皆無存者通乃復修之善曰班固漢書資
曰漢承百王之故典引曰彥倫數而舊章缺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
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濟明

昏暗也制禮儀曰漢拜通為博士號為稷嗣君
也言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
憲法也向曰穆穆美也煥也盛也晞望也
晞望也向曰穆穆美也煥也盛也晞望也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第
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
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無難乎其儀就
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怒肅敬高帝曰
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義新曰帝典闕而
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知叡敏獨照昭善本作奇跡察侔蕭相賦同師
錫猶慶也此謂魏無知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也
錫猶慶也此謂魏無知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也

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
 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舉舜而洪水理書
 云師錫帝曰有縲在平故曰虞舜也漢書曰蕭平
 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虞舜也漢書曰蕭平
 降漢因魏無知進求見漢王後上封平曰非
 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
 帝曰有縲在隨何辯達因資於敵舒舒善本
 下曰虞舜在隨何辯達因資於敵舒舒善本
 漢披楚唯生之績錄曰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
 而歸漢乃定天下是資於敵也舒舒之功也披
 毀也楚則項死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披
 生者有德之稱善曰漢書漢王曰孰為我
 使淮南使之殺兵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
 之取歸漢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績說
 布取歸漢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績說
 皤音婆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皤音婆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比謂新成三老董公也縞皤老貌叟老也高
 祖度平陰律至洛陽董公遮道說高祖曰項



王無道放殺義帝天下之賊也大王三軍之
 士為之縞素以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也高
 祖善之遂為義帝發喪軍士皆縞素帛也高
 言以素帛為凶服也平陰津名善曰漢書
 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軍之眾
 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眾
 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
 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
 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袁生秀朗沈
 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
 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反奴教大略淵回
 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賢良曰秀朗謂
 也言其深心照見地理也向曰袁生謂高
 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兵相救而
 楚威權自撓也向曰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
 也撓亂也向曰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
 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
 此人也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

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天命善
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

公伏軾皇媪老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

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為高祖往羽軍所執也
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羽軍所執也

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
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

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女老曰媪此上
三十一人須畢此下摠述其事也

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遣陸賈
說羽請太公遲遲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

太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于漢
書音義曰媪毋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

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震風過物清
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之震風過物清

濁效響皆應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以清濁



大業契善曰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
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

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大人
之過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于興利在攸往濟曰大人相應所往則利也
善曰周易曰巽小亨弘海者川崇山惟壤曰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弘海者川崇山惟壤曰
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眾川成之山

所以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眾賢
成之也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

成其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湯樂名錯舜樂名濩
衆其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湯樂名錯舜樂名濩

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袞龍謂王者之服
也此象者諸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備禮儀

也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作濩周禮王之
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

五色比象明明眾哲同濟天網同濟天網謂
昭其物也明明眾哲同濟天網同濟天網謂

昭其物也明明眾哲同濟天網同濟天網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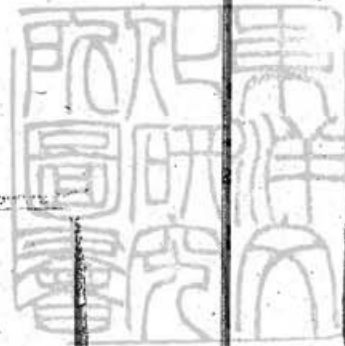
同濟天下離亂若整綱紀網羅也善曰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網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
 之雄 劔宣其利鑿獻其朗鑿鏡朗明也言以羣臣如用劔之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也善曰廣雅曰鑿如也鑿謂之鏡文武四克漢祚克廣向曰衆賢文武之道廣也克能也充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并序

夏侯孝若

銑曰減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



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字善曰減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才華富盛早有名譽為散騎常侍卒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善曰漢書曰朔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

而功臣表有厭次侯魏建安中號曰建安年

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分厭次以為

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向曰又為樂陵郡人

郡有樂陵縣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

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善本

字也故薄游以取位無度故薄游以取下位

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
博達古今而好道同易曰化而裁之謂之
推而行之謂之道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苟
王逸楚辭序曰不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出不可直道也故頡頏以傲從善本世苟出
也且隨其勢亦不可直道言非用直道
也頡頏自縱貌傲慢也善曰論語曰直道
而事人解朝曰鄒衍傲從善本世不可以
以頡頏而取世資也善曰論語曰直道
也故正諫以明節垂教後人故直諫武
明其大臣節也善曰漢書南宮朔曰正諫
直春秋垂訓後嗣善曰漢書南宮朔曰正
戲弄以恐禍及身故不可久為也班固漢
曰朔詠諧逢占其容也善曰班固漢書南
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
取倫合絜其道而穢其跡向曰言志清而為穢
知也善曰班固漢書南宮朔曰正諫武
書贊曰朔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文銑曰
天性亂浴而隱也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
離羣向曰弛張猶一弛一文武之道善曰禮
張弛以弓考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曰
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
無常非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瞻多宏大
離群也善曰揚子雲解嘲曰儻博物觸類多能
朝曰雖其人子瞻智侗力儻博物觸類多能
翰曰儻謂奇才也善曰史記曰魯仲連
好奇偉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
言曰博學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合變
論語曰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合變
以明筭善本作幽贊以知來在於妙筭幽通



取倫合絜其道而穢其跡向曰言志清而為穢
知也善曰班固漢書南宮朔曰正諫武
書贊曰朔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文銑曰
天性亂浴而隱也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
離羣向曰弛張猶一弛一文武之道善曰禮
張弛以弓考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曰
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
無常非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瞻多宏大
離群也善曰揚子雲解嘲曰儻博物觸類多能
朝曰雖其人子瞻智侗力儻博物觸類多能
翰曰儻謂奇才也善曰史記曰魯仲連
好奇偉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
言曰博學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合變
論語曰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合變
以明筭善本作幽贊以知來在於妙筭幽通

文選卷四十一

日一

神明知其未事贊猶通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夫
生著又曰神以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
知表智以藏往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

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銑曰圖緯謂圖識

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

出於義和之官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防策後
美書曰九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防策後

才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濟曰又有

支離也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
數術也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精足

以食十人糲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
覆不能中彼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刺也

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善曰漢書曰

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謂宜周禮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乃不善本無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

盡其功良曰究盡也言皆不常習而自盡其

尚書傳序曰研精覃思經目而諷於口過耳

而闇於心翰曰言諸術皆繞經於目則諷誦

一見也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夫其明

濟開割括呼包舍弘大陵善本字轅歷歷御相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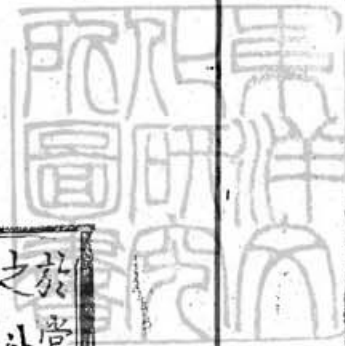
善本善本晒豪傑朝晒陵轅轅歷歷御相朝

臺籍貴勢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懼憚無敢前

也善曰漢書曰張芝並與兵相踏踏籍籍蘇蘇林

展日躡音臺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感善本濟日

出進也言進入於仕不求其
榮貧賤亦不憂也感亦憂也
戲萬乘若察友
視儔列如草芥類者曰萬乘天子也儔列謂同
日十洲記曰朔拜萬乘傲王公孟子雄節萬
日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雄節萬
倫高氣蓋世翰曰言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
羽歌曰力拔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山兮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善本外已也萃類也方其才器超拔群類游於
常俗之外也萃類也方其才器超拔群類游於
聖人以來未亦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其萃自
孟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
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取問禮意子貢禮
乎二入相視而笑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
以告孔子內者也司馬飛曰方外者也而丘也
遊方之內者也司馬飛曰方外者也而丘也



於常教談者又以先生虛吸許冲和吐故
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銑曰虛吸謂吹故
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養
形存神也齊曰蟬蛻謂脫殼出其身龍變
謂解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善
曰莊子曰吹而騰乎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
養形之記也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
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
宣帝時棄去後帝時見會稽神變作造化靈為
星辰向日俗謂朔為太白金星精化地也
日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
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
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此又奇怪惚恍不
可備論者也謂幽微也大人來守此國向人

謂湛父為樂陵郡守善曰此國謂樂陵也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善曰謂湛親省於父

曰言之禮昏定而晨省為觀先生之縣邑想

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象善作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象謂所畫形象也逍遙

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譏之徘徊慨然

城郭觀先生之祠宇也銑曰道遙謂徘徊慨然

有懷乃作頌焉翰曰慨然也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也向曰矯矯高貌肥猶樂

隱於俗而居其正道善曰矯矯輕舉之貌

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

順以從上也吉退不終否進不亦字本作避榮

曰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謂志不通也善臨

世濯足希古振纓父濯是振纓也言隨時清

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而無滓既濁能清翰曰淫

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淫中而無

滓汚外行則濁中志能清也善曰論語子

曰清而南子曰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無滓伊

何高明克柔濟曰伊惟克能也則高明能為

柔道善曰尚書曰克能清伊何視汗若浮

沉亦疊上辭也言其視濁汗之理若清也謂

不以為恥也伊猶清也善曰班固東方朔



閔憂 銑曰處樂時必行樂在沉淪時則無憂

則行之憂 善曰周易曰樂

跨世陵 善本字作

時遠 善曰周易曰樂

蹈獨游 善曰周易曰樂

也 善曰周易曰樂

瞻望 善曰周易曰樂

往代爰想 善曰周易曰樂

遐蹤 善曰周易曰樂

猶龍 善曰周易曰樂

也 善曰周易曰樂

龍化 善曰周易曰樂

屈伸 善曰周易曰樂

小大 善曰周易曰樂

不常 善曰周易曰樂

也 善曰周易曰樂

夫子 善曰周易曰樂

見善 善曰周易曰樂

曰莊 善曰周易曰樂

子亦 善曰周易曰樂

何規 善曰周易曰樂

我章 善曰周易曰樂

孔子 善曰周易曰樂

四十一

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 善曰周易曰樂

於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 善曰周易曰樂

和而不同 善曰周易曰樂

夫也而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寬 善曰周易曰樂

下位而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寬 善曰周易曰樂

容以和從 善曰周易曰樂

我來自東言適茲邑 善曰周易曰樂

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雅曰適往也毛 善曰周易曰樂

問墟墳仝竹原隰 善曰周易曰樂

居丘墓之處 善曰周易曰樂

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 善曰周易曰樂

墟墓徒存精靈 善曰周易曰樂

永戢 善曰周易曰樂

民思其軌 善曰周易曰樂

四十二

立祠廟也 善曰周易曰樂

徘徊寺寢遺象 善曰周易曰樂

祠宇斯立 善曰周易曰樂

在圖 善曰周易曰樂

祠宇庭序荒蕪 善曰周易曰樂

其有官司主其 善曰周易曰樂

周游 善曰周易曰樂

攘棟傾落草萊 善曰周易曰樂

除 善曰周易曰樂

是居 善曰周易曰樂

言其豈於此居 善曰周易曰樂

是居 善曰周易曰樂

言其豈於此居 善曰周易曰樂

是居 善曰周易曰樂



從心精翰曰言不見朔真形使我悠悠遠昔

在有德罔不遺靈向曰悠悠已見上文無天

秩善木作有禮神監孔明銑曰秩次也言天

之禮則神監其忠信甚可明也善曰尚書

啓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

祀事髣髴善本作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髣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濟曰檀道鸞晉陽秋云袁宏

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

并序也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



記室參軍稍遷至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守卒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善曰漢書

為之立君以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

以佐之善曰墨子曰王者同天之義是故選

未足獨治天下是以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

基翰曰三皇五帝更遞興盛雖遠代而後

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邵之業西京揖讓之

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向曰舜禹揖讓文德

以取言各異道也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

聲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莫不宗

匠陶鈞而羣才緝熙鈞曰宗本也匠制也陶

善曰鄧析子曰聖人道遙一世間宰匠萬物

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轉鈞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元首經略而

股肱肆力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

曰元首明哉雖善本無遭離不同且善本無

服股肱良哉雖善本無遭離不同且善本無

跡有優劣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也

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不同至於體

孝經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

分冥固道契不墜風靡所扇訓革千載其揆

一也理翰曰至於為君之義不墜皆風靡振於後

代雖訓教及於千載其理天下也君臣之契合扇

振革改揆埋也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

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蒼頡故

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二八升而唐堯朝字本盛伊呂用而湯武寧

銑曰舜舉八元八愷而社稷安也善曰二八

伊尹也呂凱也伊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

而重耳霸向曰三賢請管仲鮑叔隰朋也小

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晉文公名也

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

衰顛頡魏武子中古陵善本作遲斯道替矣

替廢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

路期榮託以謂私行請御圓善本作者不以

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也謂君也



言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向曰方
 地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
 而求榮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方圓
 方聖人之所以善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
 不易國乃昌高誘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
 曰上君也下臣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
 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寤以之卷舒柳下以之
 三黜武子曰蘧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則隱
 也卷謂退等謂進也濟曰柳下惠為士師
 三黜而無愠色知其時不可也黜退也善
 曰論語子曰君之我遠矣伯玉邦有道則仕
 無道則卷而懷之又曰寤武子邦有道則智
 邦無道則愚又曰柳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
 下惠為士師三黜之柳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
 之赴海良曰楚狂接輿不仕於時常行歌云
 君也田單欲與魯連爵連乃將隱於海上蓋
 為時之無道也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而



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衰世之中
 保持明善本字作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
 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
 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處秦義新曰
 地合靈契史記曰容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
 於燕燕昭王以容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
 為亞卿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向曰伯
 馬者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載不得一
 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人知也善曰戰
 國策楚容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驎駕鹽車上
 吳坂遷延負軛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
 知伯樂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
 於斯為貴則當年用其三傑也張良蕭何韓

信謂之三傑高祖自言此三人者皆人傑也
吾能用之控猶用也善曰漢書曰高祖隆
準而龍顏應中劭口顏額千里之漢書上曰夫運
策於帷帳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子
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此三者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
其忠羣下盡忠謂言以道御物勝征伐也蕭曹
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謂蕭何曹
參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雖才不靜亂庇人抑
及三代之臣而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
亦其次翰曰言蕭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庇育
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行
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論
語子曰抑亦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顛沛曰
可以為次也



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萬物思治則默不
則不語向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
如語向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
治也周易曰君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
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
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廣道為難
遭平時為難也鏡曰善曰論語子曰不足為人能
逢遇明君是為難也鏡曰善曰論語子曰不足為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
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
欲治之主不萬一此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
世出求不萬一此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
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
以垂泣明君也孟子云雖有道無其時者謂無
此謂咨嗟賈誼上書云臣竊為事勢可流涕故
明主也賈誼上書云臣竊為事勢可流涕故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云垂位 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雖存磁基不如待時 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 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翰曰有生謂生人也 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

一遇賢智之嘉會 向曰嘉善也 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朕况彭寵

俱遭際會 順時承風 列為藩輔 忠孝之策 千載一遇也 傳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

慨 歎也 慨 古人之言信有情 我余以暇日常覽國志 三國志也 考其君臣比其行事 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 善本有也 良曰文若

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 向曰魏臣荀彧曰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 然後能擅論時則

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 向曰天下禍亂火之中言文若所不能則不過魏武帝也 故委

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 民墜塗炭 帝也 面霸朝豫議世事 銑曰委質北舉才不以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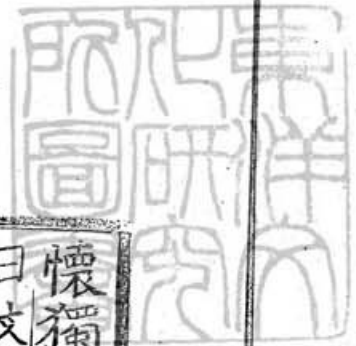
鑒故久之而後顯 濟曰不自出標 眩為已明 鑒故久而後顯 朝不自出標 眩為已明 鑒

蓋明也 籌畫不以要功 故事至而後定 要良切謂貪功也 言畫策不貪為已 雖亡身明順

識亦高矣 向曰或有直身於太祖 祖恨之 功故有事至其所主而後定也 雖亡身明順

云明 董卓之亂神器遷 偪 善本位也 時卓

順也 董卓之亂神器遷 偪 善本位也 時卓



偏遷獻帝於長安也善曰老子公達慨然

志在致命公達見獻帝危故志在致命以

名節存其名節也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

幕濟曰隸官也源流取善本作舍其亦文若

之謂良曰源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所以

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善

無且名教有寄乎翰曰謂其與或志同或則

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名教忠貞寄在此二

且寄迹於各夫仁義不可以善本無不明則

教之地也



時宗舉其致明則時人尊舉其妙理慕而行

仁謂荀爽善曰莊子曰生理不可以善本無

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生以攝行契義也言全

子行其義事也善曰鶴相與弘道豈不遠

哉良曰言二荀相與廣此臣道豈不深崔生

高朗折而不撓折曰崔琰也亦魏臣也朗

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

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濟曰言琰

直之志義心匡漢所以策名不入仕蓋為漢主

也當位魏君止面為臣不然則不苛求於魏氏

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各策左氏

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日君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

位則崔子所以善本無不與魏武所以無以

字不容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謂魏武

許而魏武所不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

符代王遂即天子位璽夫江湖所以濟舟亦

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

人之本故曰全身今璽以義見禍是所以亡

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善曰孫

水也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覆舟也

於前來括攘袂於後豈非天懷叢中而名教



東拘善物字本作者乎翰士言以先賢謂古者忠義

又推碎也來者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於中而

名教拘束使至於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

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人

遠知此二人高風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

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唯恃陵崔叔平類川徐元直與亮

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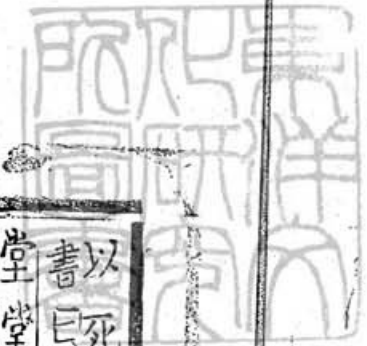
而動琴賦曰體制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

不濫沒有餘泣銑曰謂亮死國語曰為國以

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權心人說喜無

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

是廢立為庶人徒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
曰吾終為左袵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
刑不濫而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善曰左氏
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命
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善本作受
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
君臣之際良可詠矣翰曰先主臨終顧命後
後主先主不相授之疑於亮亮受遺詔輔佐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向曰先主勅後主云汝與丞相發事如事父
後主納亮之義無猜貳之情繼體謂後主言
此君臣之間實可讚詠也際間亮成成都屬
曰蜀君臣之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成都屬
後事謂亮曰若嗣子不可輔輔之其不繼之君
可自取亮涕泣曰臣不敢竭股肱之力繼之君



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漢書事之如父尚
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
堂受遺武皇春秋元命苞曰公瑾卓爾逸
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苞曰公瑾卓爾逸
志不羣銳曰吳將周瑜字公瑾善本作角料主
則素契於伯符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於
策之時常友善升堂拜母相度以義心合於
孤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非
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也翰曰晚節謂壯年
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赤壁江
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曹公軍於赤壁
善曰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遣曹瑜與備
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瑜與備
惜其齡促志未可量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其
測

卷之六

五十一

量也善曰吳志曰瑜還子布佐策致延譽

江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子布亦吳臣也佐策謂老

之美佐曰張昭字子布亦吳臣也佐策謂老

君譽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終向曰孫策臨

四方昭率羣臣立而輔之得失哀感以視事昭

語權曰方率羣臣立而輔之得失哀感以視事昭

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得翼戴謂輔佐也

善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

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向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

出巡軍士左氏傳救向謂宣子曰扶權上馬使

翼戴神精所涉豈徒蹇蹇善本作愕而巳哉

天子戴神精所涉豈徒蹇蹇善本作愕而巳哉

銑曰蹇正愕直也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八之臣諾不

如一士之節而有狂瞽之言戴為謝上曰臣無

蹇蹇之士節而有狂瞽之言戴為謝上曰臣無

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許稱尊號權不聽

遂稱疾不朝權恨之以塞其門昭又於內

以土封之及權登壇即尊位會百官昭舉笏

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此謂受譏也杜塞

也至遼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

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

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

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如

登壇即位夫一人之身所昭善本作未異而

用捨善本作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

與不遇者乎武曰初昭之用也委以此內外

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

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之間何其不同況沈

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高祖功臣頌曰沈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



一記

五

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遇不遇命也夫詩頌之
作有自來矣孔子曰有自古來也善曰家語
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

歸所託或乖銑託之事或有乖異同歸其理所
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
神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其功告於
者也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出或處各得
其道出則進忠於君處則固風軌德音為世

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固風軌德音為世
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之善風高錄著其
廢而故復撰序所懷以善本有為之贊云魏志

不述而故復撰序所懷以善本有為之贊云魏志
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
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



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
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
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
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經大過漢平聲協韻向曰火德

過也本末弱也言漢德既微本末復弱尚
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
赤協于火德過也易洪範海二溟揚波洪範

揚風以動也二溟謂南溟北溟皆海也虬
作蚪虎雖驚風雲未和風從虎言未和者龍
字未相應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

高鳥候柯飛翰曰言臣之求柯除者如游魚之擇淵
也臣未相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

也侯求也善曰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
之藏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
曰鳥則擇木
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迴乾軸良曰赫赫
謂三國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若運陸
天軸萬物震動也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
機詩曰三競收杞梓爭采松竹之向曰杞梓
雄昂是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
采賢士也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競收
梓皮華楚實有之韋昭曰杞梓良才鳳不及
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
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統曰鳳龍蘭
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
暇栖伏也亭秀也言無者皆出見於時也
善曰香草善英英文若靈鑒洞照荀彧也此謂
鳥皆喻賢也
若字也英英鮮明應變知微賸奇善本作賞
貌洞通照明也



要曰翰曰噴曰求貴探也微知章又曰探賸索善
曰周曰噴曰求貴探也微知章又曰探賸索善

致遠曰日月在躬隱之彌矐益也言其明也
曰孔子曰園於陳蔡之間太公往而之曰子甚

者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
免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明識理映於中心鑽

而研之愈至於精妙而善曰孫卿子曰君子
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善曰孫卿子曰君子

彌滄海橫流玉石同碎下銑曰滄海橫流言天
堅謂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善曰炎崐岡玉石俱

堯之時洪水橫流尚書曰大炎崐岡玉石俱
焚達人無善廢已存愛兼善天下皆稱其善

也慶已謂存謙讓也存愛謂愛育下人也
善曰孟子曰古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下天謀解時紛功濟宇內曰濟曰紛亂也善始

下天謀解時紛功濟宇內曰濟曰紛亂也善始
下天謀解時紛功濟宇內曰濟曰紛亂也善始

救人終明風槩古謂不反翰曰風槩節也

善昭等謂太祖進爵國公九錫備揚以彰

殊勳密以咨或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

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

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公達

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饋公達

潜朗思同著蔡良曰此謂荀攸也公達字也

卜法言思慮潜明有智也使預見其事也

為著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違此顛

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向曰言思慮運用而

統攝眾事也濟曰違遇也顛沛亂也

此時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也善曰魏

志曰苟攸與議郎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



收顯攸繫獄顯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

西疆蔡邕揚復碑曰愔愔幕裏筭善本作無

不經軍中籌筭事理無所不經也善曰言在

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

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

情疊疊通韻跡不整善本作停也言善謀所

進如音樂聲韻通和雖懷尺璧顧晒連城

而事跡不暫停滯世璧泰欲以十五城易之

尺璧謂趙可得和氏之璧泰欲以十五城易之

之哂笑也善曰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

璧善本作能極善本作物愚足全生向曰

內智其能極於物而外貌似愚能遠害全身

六經四十一 五十一

曰魏國初建收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
 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
 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郎
 中温雅識器純素也向曰此謂素與象不雜中官
 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收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
 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
 雜也能體純素謂其不虧入貞而不諒通而能
 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銑曰貞正也諒信也
 不軌則法度也而善曰固恂恂敬也汪注大
 濟諒多士克廣德心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
 黃叔度汪汪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二十歲冠
 若萬頃之波汪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二十歲冠
 敷布也歲暮謂年老也
 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



君曰言君之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年歲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也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謂煥言詞忠正也
 善曰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言其雖履虎尾而危懼之時神
 氣不揚也恬然謂安也善曰魏志曰呂布
 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
 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
 辱備煥不可再三強之許布大怒以兵脅罵
 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
 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聞以罵使彼
 固君子耶且取辱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
 有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煥他日
 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手布慙而止周易曰
 去此復焉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復
 尾不啞人亨列子曰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曰
 至人者神氣不變修而名跡無愆始可善
 德行天性故不待修而名跡無愆始可善
 曰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善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述操不激切素風逾善本作鮮待激勸切磋

在濁世愈鮮明也雖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

不可窺見其內也性踈通而明朗若牆宇高

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

貢曰夫子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每欲窺奪漢

之牆數仞義形於風神顏色已見上文也形

見也善曰義形於風神顏色已見上文也形

蘭翦除荆棘荆棘謂亂人也翦除言發

也善曰荆棘以喻小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翰

君子荆棘以喻小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翰

智士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善曰左氏

憎主人民惡其上盜琅琅先生雅杖名節曰良



琅琅珠玉貌先生琰也言雖遇塵霧猶振霜

雪隸是恥辱也曹公視之琰詞色無屈是振

霜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衡運極道消碎此

明月乃殺之如碎明月珠也道消而曹公忌琰

琰為中尉太祖視之與訓書有曰琰表衰述盛德

怨誦者太祖怒於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

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

道消子景山恢誕韻與道合景山曰此謂徐邈也

世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善曰形

器不存方寸海納物不專存器一理方寸之心

如海之納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善曰周

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

文擊謂叔龍曰吾見子和而不同通而不雜
 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於衆其心不
 良曰與時和而先其道不見上通於衆其心不
 雜不遇醉忘辭在醒貽答至沈醉授事者問
 雜不遇醉忘辭在醒貽答至沈醉授事者問
 以曹事邈曰中聖人也曹公知醉之言甚得免
 輔曰醉容以清酒為聖人此邈醉言竟得免
 刑曰則復醉而忘其言辭也及文帝踐祚帝
 問曰叔罰於笑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虛立也
 中叔罰於笑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虛立也
 醒之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也此則復
 科貽答矣貽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達
 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也曹公知醉之言甚得免
 將軍鮮于輔進曰平聖日醉客謂酒祖清者為聖
 人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免
 刑文帝踐祚歷顯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
 昌問邈曰頗復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虛立也
 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虛立也

帝時復中左然宿瘤以醜立後為光祿大夫
 義心終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濟口戴輔也言其
 始不終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濟口戴輔也言其
 其志比擬伊尹佐湯愧恥不能致君如堯舜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民未知德懼若在
 辨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堯民未知德懼若在
 己翰曰言天下之人有未知聞君嘉謀肆庭
 德者是輔臣之過故懼若在己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言善謀用也肆用也讜言盈耳也
 善曰魏書曰羣臣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
 尚書事堯尚書曰爾有嘉謀得失羣為司空錄
 論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王生雖麗光不踰
 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玉雖美麗光色不
 文選四十七
 五十一



過一也喻過也內雖積德微薄天下所知也

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

濟鳥必為處死匪難理存則易

曰器量法度出於自然為入標望準的無所

也匪非也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跡

臨誅戮辭色自若易矣玄所切以此為處死非難

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以玄為大鴻臚數

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誅侯以玄為輔政誅大

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誅大

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萬物波蕩孰

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記萬物波蕩孰

共苦也沸薄也孰任其累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

下大亂姦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

所寄託卒見誅戮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

漢紀論曰以六合四海一波蕩匹夫橫議苟悅

不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授字本作既

同情禮兼到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

教所束以餘情禮敬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

於事父以事君而愛同資烈烈王生知死不撓

女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王翰曰烈烈謂威勇貌

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謂也魏晉春秋曰

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沉

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



文選四十一

路出入所之知也吾不能坐受辱辱今日當與卿
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
河王經曰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
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諂論語子曰班
仁遠乎哉我欲
也玄伯剛簡大存名體謂陳泰
大也言能斷割大事志在高構增堂及陞
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言志在大構增堂
也堂喻君也陞喻羣臣也言志在大構增堂
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善曰漢書賈誼
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善曰漢書賈誼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陞無級廉近地則端委
堂甲高者難攀早者易凌理勢然也則端委
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門軍門
也言其端身委質於虎門之下也直之
開也謂泰請誅賈充以謝天下也直之
銑曰臨



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巨救
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九人善曰
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
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
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
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進於此
不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見
見致命已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濟曰此謂諸
字也堂堂盛貌基宇猶器度也宏邈亮也孔
大貌遠也善曰堂堂已見上文器同生民
獨稟先覺之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
也覺寤也善曰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
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曰民之先覺者也
標榜風流遠明管樂之翰曰流遠明管仲樂毅
之才以自比也善曰孫綽子曰聖賢初九
極其標榜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聖賢初九

龍盤雅志彌確苦角反向曰易卦初九

用之時潛隱於野雅志益堅確乎其不拔也

德而隱者未確乎其不可拔潛龍百六道喪

也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百六道喪

龍遭此之厄厄迭也千六百九之厄言漢道喪

傳所謂陽九之厄也荀非命世孰掃善本作零

零莫貢反聖賢未出其中命世者謂亞於

賢也孰誰也零雲昏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

若非命世之賢豈能埽除天下之亂也善曰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廣雅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曰雩孔安國尚書傳曰雩陰天氣下地氣不應

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宗子思寧薄言



解控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急也言

內懸急之災先主漢之孫故稱宗子後也故曰

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

宗也左氏傳謂彼有急而無所告於已能解

之也引釋褐中林鬱為時棟麻向之釋去也褐衣

也衣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之巨也鬱盛貌

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善曰亮為丞

相故仲明書曰足下諸人善曰棟宗與陳士元

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善曰棟宗與陳士元

弘長雅性內融翰曰此謂龐統也士元守也

漢書曰明也善曰謝承後崇善愛物觀始知

終善曰孟嚴子見其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

終善曰聖人見其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

始以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

起清風多時而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喪亂

善之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之清風網繆哲

后無妄惟時也良曰網繆時密貌當窮災之謂先主

詩曰無妄之行夙夜匪懈義在緝熙匪懈以明

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匪懈以明

政和熙明也言其早夜非敢怠墮義在緝熙匪懈以明

事一入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與統議襲

已見上文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與統議襲

劉璋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有一

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遣將軍

強兵據守關頭數有戍陳璋使發遣將軍

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

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

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奪璋北征漢中

統武素無備豫天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

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遣將軍還荆州將軍

聞數有戍陳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

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荆州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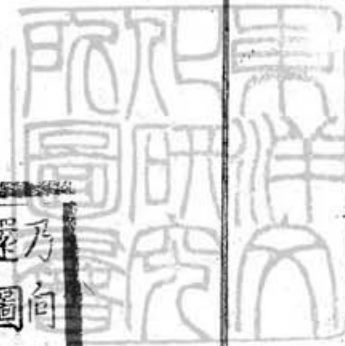
東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

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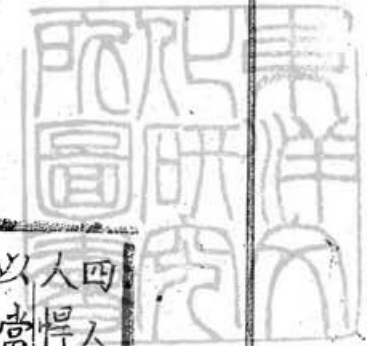
州徐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引

成軍中郎將公琰植善字本根不忘忠

字中正豈曰謨善字本擬實在雅性謂蔣琬



然在雅性自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
 而可敬錄銑曰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既受
 君主之命善曰蜀志曰推賢進士為大將軍錄尚
 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大將軍錄尚
 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平公衡冲從人
 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又曰晏平公衡冲從人
 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黃權曰此謂
 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一人天
 子也言擢用情幽達執心深實愛於天子臨
 危難之事行而不惑一人善曰毛詩曰乘疇昔
 心塞淵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乘疇昔
 不造假翽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濟曰不
 假軍敗也假翽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
 假備朝夕而已非其欲也徽音也進能蓋
 者謂常諫先主也退不失德者謂不降已降
 魏而志常在蜀也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凡



四人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諫曰吳
 以當寇陸下宜為後鎮先主在江不從以權為鎮
 以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引鎮南而道隔權不
 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鎮南而道隔權不
 得還長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權不
 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順欲追還陳韓
 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
 無路是以歸命且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
 後為車轉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
 須顧躬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紜亂也鳥謂鳳
 地而都善曰鳥擇高梧已見上文公瑾英達朗
 用也善曰鳥擇高梧已見上文公瑾英達朗
 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良曰公瑾瑜之
 見猶獨斷也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
 明君也定交一面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

善論也徒以一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桓桓魏武

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貌向桓桓魏武

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威也此而志欲掩取

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而志欲掩取

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銑曰若

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日月星三分

善曰淮南子曰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

月星也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

肩江表翰曰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

也問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東遂投孫策



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亡民多避難中

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

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

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邀秦撫翼俱起毛

詩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左氏王略威夷吳

魏同寶遂贊獻字本作宏謨匡此霸道道也威

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

寶也貧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善曰應瑒

鞅曰言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商桓王之

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即孫權

孫策為長沙桓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

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

業帝業也純昭安也善曰吳志曰孫策臨亡

以弟權託昭召率羣寮立兩輔之東觀漢記

張堪把朱暉臂曰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

欲以妻于託朱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

南面寔由老臣

良曰南面天子也寔實也老臣謂權曰昔六后桓王不以老臣才為世生善本

世亦須才

須賢才而靜言君臣相須乃成其業也善曰蘇武答李陵書曰臣相須乃成

貴在無猜

猜向曰君不可昂昂子敬拔跡草菜

荷揜吐奇乃構雲臺

銑曰此謂魯肅也子敬

以富於財好施與周瑜諸肅求資擢肅以米三千斛與瑜瑜奇之因薦於權宜以佐時肅見權說曰為將軍計者唯此謂吐奇策也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此謂吐奇策也善曰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者唯此謂吐奇策也

子瑜字也都美長善也良曰毅剛也言其

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諸葛瑾也

能諫而不犯逆顏色正直而剛毅剛也言其

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朓後漢書

曰朱皓德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將命公庭退忘私位

豈無鵲鷓固慎名器與弟亮但公庭相見退

無私面豈無急難之情蓋以奉君命不失名

器也此大丈夫矣私位謂兄弟之次也善

伯言審審善本作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



善本作
 能字 獻替 向直 此謂陸遜也 伯言字也 善
 入則獻替 其可否 獻進也 替廢也 謂事有可
 者進之 否者替之 善曰 蹇蹇已見上文 國
 而賞善 薦可而替 不獻能而進賢 謀寧社
 稷 解紛 挫銳 正以招疑 忠而獲戾 挫折也 言
 折以挫前敵 而得其銳也 然卒以正直 招君主之
 疑 解其紛 吳志曰 遜為丞相 太子有不
 議 遜上疏 陳太子正統 宜有盤石之固 魯王
 藩 臣當使寵秩有差 彼此得所 上下獲安 謹
 叩頭流血 以聞書 三上 太傅 吳 粲 坐 數 與
 遜 交 書 下 獄 死 權 累 遣 中 元 敷 穆 遠 神 和 形
 使 責 讓 遜 遜 憤 恚 致 卒 元 敷 穆 遠 神 和 形
 檢 知 彼 白 珪 質 無 塵 玷 良 曰 此 謂 顧 雍 也 元
 也 言 其 志 思 善 曰 毛 詩 曰 白 圭 之 貌 嚴 整 如 珪
 玉 無 玷 缺 善 曰 毛 詩 曰 白 圭 之 貌 嚴 整 如 珪



也 斯 言 之 玷 不 可 為 也 東 觀 漢 記 杜 立 行 善
 詩 薦 伏 港 曰 自 行 東 脩 訖 無 毀 玷 杜 立 行 善
 字 上 以 恒 匡 上 以 漸 匡 正 也 正 其 德 行 有 恒 也
 漸 諫 不 為 強 也 善 曰 吳 志 曰 雍 放 及 政 職
 所 宜 輒 密 以 聞 若 見 納 用 則 歸 之 上 不 用 終
 不 宜 潔 周 易 曰 君 子 清 不 增 潔 濁 不 加 染 向
 以 言 有 物 而 行 有 恒 子 清 不 增 潔 濁 不 加 染 向
 清 不 增 潔 濁 不 加 染 向 善 曰 毛 詩 曰 白 圭 之 貌 嚴 整 如 珪
 不 加 染 者 謂 時 濁 而 不 隨 邪 故 不 染 也 善
 曰 言 得 清 濁 之 宜 文 仲 翔 貞 亮 性 不 和 物 此 謂
 也 清 濁 已 見 上 文 仲 翔 貞 亮 性 不 和 物 此 謂
 虞 翻 也 神 翔 字 也 亮 明 也 不 和 物 謂 不 隨 俗
 而 易 性 善 曰 吳 志 曰 翻 性 不 協 俗 多 見 毀
 謗 好 是 不 羣 折 而 不 屈 屢 摧 逆 鱗 直 道 受 黜
 數 過 孫 陽 放 同 賈 屈 濟 曰 性 不 容 非 故 曰 折 而 好
 不 屈 翰 曰 屢 摧 逆 鱗 謂 犯 顏 直 諫 也 黜 謂
 遭 棄 逐 也 良 馬 比 於 賢 人 也 孫 陽 古 之 善 相

馬者言賢臣不為君主所知乃遭遷逐則歎
過於良馬之不遇孫陽也
身沒於荒裔也
善曰吳志曰上自周
權與張昭論及神仙也
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
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
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
鱗在寸之處若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
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
人馬往而不得三黜楚辭曰驥蹄踏於弊鞵
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驥蹄踏於弊鞵
叢玉子高對魏王曰駕驥同轅伯樂為之
嗟玉石相探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為之
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去
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之傳誼既適去
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屈楚賢
臣也彼讒放逐作離騷以追傷之因以自諭
善曰

誥誥衆賢千載一遇也向誥誥衆美也



毛詩傳曰誥衆多也使
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天路良曰高衢亦天路也
賦曰書曰收整轡登樓翼曰假高衢而騁力

陽上曰書曰蛟龍驤首奮翼
路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君之澤流也

無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君之澤流也

也弘安也挹善曰毛名節殊途善本雅致

同趣同趣曰挹善曰毛名節殊途善本雅致

康贈秀才詩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

曰仰慕同趣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

用之不匱義在日用之終身不匱也

落日星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

論語比考識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強毛詩曰

論語比考識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強毛詩曰

論語比考識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強毛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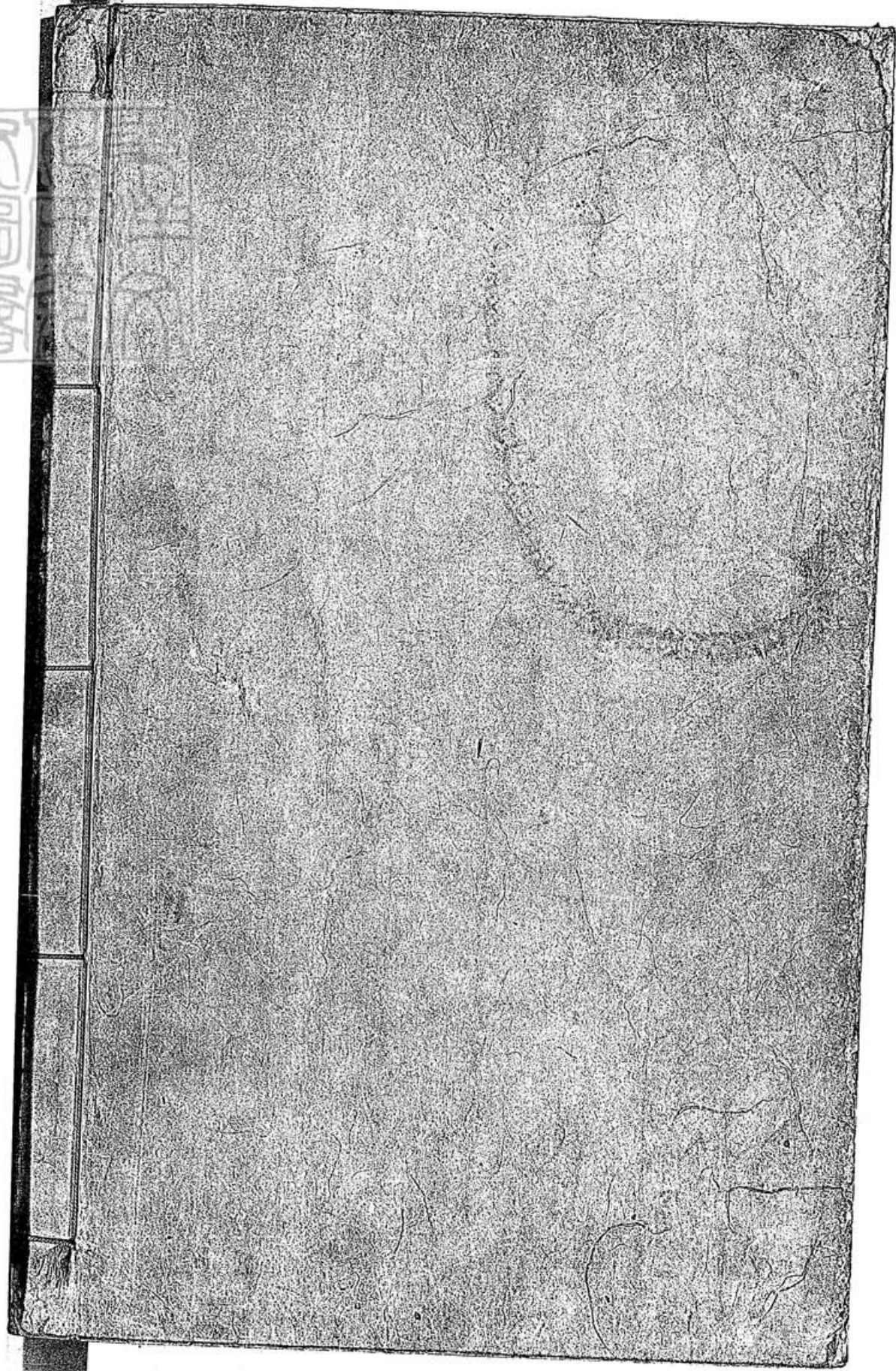
孝子不匱毛尚想遐風遐風善載挹載味後
 生擊節懦夫增氣向曰言庶幾想眾賢之遠
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
氣也善曰羊秀衛公誅曰仰晞遐風重暉
冠世魏略王郎荅太祖曰承宗之日撫掌擊
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庶懦夫有立
志

文選卷四十七





所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